

刘刚/文

在健全的社会里,白天的公务生活与夜晚的个人生活是被严格分开的。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众多的都市人一样,都市吧的美丽与合理性已经构成我们个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欢那里的快乐、自由与浪漫。那些弥漫在夜色缓缓移动的情与事组成我们的历史片段包拥着无法释怀的甜蜜的忧伤。

都市吧是一种特定的空间,人到这里距离便近了。每个人被都市吧的音乐

与构成所拆解,心理的成份就变得单纯起来。倾诉希望和幻想,在等待的日子里中受到鼓励,每一颗心都可以飞翔并在飞翔中释放激情。这就是都市吧给我们带来的本质——想象力、自由与浪漫组成的快乐。快乐着的美丽是我们从这里领到的都市生活方式简单的通行证。

都市吧的快乐又是复杂的。每当我在那里收获自由的同时总是以一种忧

伤换回另一种忧伤,不能填补的痛楚使我重新感受到自由的代价。擦肩而过的岁月是用自由也不可替代的。或许可以说:都市吧的快乐在以一种轻柔的方式为曾经的生活流泪。自由而孤独的幸福体验永远向我们敞开着欢迎的大门,在那里,众神在凡人们的苦恼中轻声轻唱。

有时候,都市吧的快乐像个狡黠的

巫师。复杂的快乐中,经验与理智有些迷茫起来。每一种快乐都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窃取时间,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口号下我们一不小心就把青春丢失了。以等价的原则换取成长的经验,在感谢生活的夜晚,我们流着自己的健康。

都市吧的快乐是和幸福混合在一起的。都市吧具象的幸福是随着音乐放

飞啤酒花和香烟的不眠夜,它延展了人们生活的长度,用平缓而无言的力量改变了我们原本粗糙的真实。选择快乐还是健康?真实还是细腻?质量还是平庸?哲学的理念在这里聪明的保持着沉默,每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完美的解释都市吧复杂的快乐。

都市吧不理睬这些矫情,它以一种都市的风采感动着我们,鼓舞着每一种耕耘和收获。在都市吧跳动的鼓点里,人们校正个人生活的脉搏,或起航,或抵港,属于个人的日子里,都市吧与我们同行。

复杂的快乐

春之歌

李后强/文

早春

北京的春天知人性,顺时节,从冰雪中脱颖而出,让你有不期而至的感觉。

今年春节后,到北京学习,感悟良多。南方人到北京,适应者甚少,如果没事最爱躲在房间里享受暖气的呵护。

出门,总是穿着厚厚的防寒服,女士一般要把头包扎得紧紧的,类似战场的“伤员”。出入大街小巷也是行色匆匆,连战连捷,不敢久留。遇到雾霾或沙尘暴,还要带上口罩,手套,眼镜,实行全封闭。

那天,陪朋友郊游,丰富了视觉。街道旁的银杏树只剩下光光的枝干在奋力抵抗寒风的侵袭,有些残存的枯叶,蜷缩着身子,低垂着头,拼命地展示着最后的美丽。

小雪给草地盖上薄薄的白纱,“温暖”着还有丝丝残绿的小草。唯有松柏,在风雪中傲然挺立,但也少了磅礴的气势,却多了几许忧伤的唯美。箭型的松柏树,针状绿叶十分精神,有时从树枝上抖落的雪粒滚进衣襟,凉爽惬意。

北京冬天里的松柏是不落叶的,专家说这是因为它们的针形叶片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蜡质层,如同防冻外衣把树叶包裹得严严实实。海拔575米的香山,竟有厚厚积雪,世界闻名的红叶,这次肯定无缘相见了。

从索道往下看,片片落叶被阵阵寒风卷起,螺旋式推向山顶,又放射形扩散四方。香炉峰游人如织,一览众山小,庙亭里那些祈福的红色飘带在雪中无神的随意漫舞,追寻着委托人的梦想。放眼望去,远处枯树林立,高高的树干上搭建的鸟巢,形成独特的风景。

碧云寺松涛悦耳,烛香扑鼻,孙文先生的遗训还回荡在天际,宋庆龄亲书的“孙中山纪念馆”匾额熠熠生辉。在颐和园,夕阳之下,有些老人相互搀扶着,叮咛着,双眼盯着脚下冰冻的湖面,在小心漫步。

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坐着滑梯,在冰镜上飞奔,口中还说太慢、太慢!

跨入三月,景色急剧变化。春雨来了,虽然吝啬,还是催绿了小草,润育了新枝。那些阔叶类的枯枝,露出绿色小头。天上黑白色的大喜鹊,叫的声音越来越亮,飞得更高更勤。

那些不知名的小鸟们,成群结队出来聚会,歌唱,跳着各种舞蹈。地上小草如梦刚醒,挺起了腰杆,像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把一个冬天的寂寞都释放掉了。

东躲西藏的残雪没有了踪影,留下的是一潭潭清水,浸润着泥土。太阳出来了,大街小巷的行人早已脱下厚厚的冬装,放慢了脚步,有意左顾右盼,尽情享受初春的温暖。

在颐和园西堤镜桥两边,冰水两色,靠西的湖水已经开始融化,野鸭在水中觅食,靠北的湖面坚冰如铁,行车无妨,这当然是几天前的情景。今天完全不同了,“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湖面的坚冰早已化为荡漾的碧波,山上亭塔在水中的倒影变幻莫测,画出一道道科幻图案,但“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在公园的草坪上,一位白发老人拾起金黄的落叶,轻轻地放在大树的根部,小心翼翼地土掩盖,让人想起“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阳光下的草地,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绿色,黄绿镶嵌,依稀可见探头探脑的破土新芽。一位小姑娘在草坪上摆出优美的姿势,漂亮的妈妈给她照相,还指着树上的鸟巢问妈妈,鸟儿为什么要在树上建“房子”?妈妈说,鸟儿想看得更远,飞得更高。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京郊的农村,弥漫着忙碌的气息,摩托车、农用车跑得很快,搭起城乡物流的桥梁。

路边勇敢的迎春早已向着灿烂,柔软的枝条肆意伸展,悄悄吐出了花蕾。水库岸边的垂柳,叶尖张扬,在春风里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张望着游人,似乎在寻找着久违的朋友。

坚强的松树深藏自己的秘密,那些坚硬的果子,精巧地粘在树丫上,老的是灰色,嫩的是黄色,陀螺形慢慢舒展,很有动感。在湖边一座高高矗立的土山后,一串串粉红的花,明媚的盛开了。

北京,早春!尽管夜里还有些凉意,但白天晴空万里,暖阳普照着大地,微风吹来阵阵热气。“两会”在这里胜利召开,新的国家领导人产生了,中国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知不觉,春天就这样来了!

春雪

阳春三月难见雪,这是我以往的思维定势。不料,春分前夕北京就下了一场大雪。一位老人说,春分飘大雪,并且这样壮观,这样美丽,北京几十年不见,瑞雪兆丰年,这雪很吉利,应该叫春雪。唐代诗人韩愈曾在《春雪》中写道“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说明,历史上还是有春雪现象。

春分前夜,看明星演出,心情自然愉快。走出大礼堂,突见大雪纷飞,顿时一惊。天上就像装了播撒机,雪片如银花飞泄,弥漫天空,但静悄悄,没有声音。我不忍前行,怕惊飞雪,怕坏美感。回到寝室,已是积雪披肩,满头“银发”。随手拍打,雪粒落入衣襟,不禁打了几个冷颤。临窗望去,乳白色的灯光下,雪花如蜜蜂闹枝,又像仙女散花,有的似鹅毛追风。夜风吹来,树枝微动,雪花走出各种曲折的轨迹,斜线如织。

台湾歌手孟庭苇在《春雪》唱到:“冬天

走了,春天来了,总在春天清晨忽然飘来一场细雪,悲伤的雪,冰冷的泪。”这当然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不过,春雪确有动人的魅力。早上,还没起床,就听到屋外铁锹声和汽车声,推窗眺望,原来有人扫雪。一股冷风涌入,顿时清醒了许多。定睛细看,眼前一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异景象,大地银色,远山白雪皑皑。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突然回响在耳际,毛情不自禁低吟:“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太阳从东方升起,光线从树缝射来,雪松金光点点,玉泉滴滴,银珠粒粒,硕果累累。不同树枝造型各异,多姿多彩,有银针、有树挂、有绿叶、有水帘、有尖峰,但树上那些高高的鸟巢成了一个白色大蘑菇,大有“日照生玉珠,风过落雪九”的诗意。人们三三两两走了出来,先是很惊讶,然后是迅速掏出手机拍照。有人还急急忙忙跑回房间,拿出红色衣服穿上,说红色陪衬白雪,反差大,照片好看。有的人几次滑倒,但摔一次笑一次,笑声还越来越响亮,擦掉身上的雪迹又投入新的拍照。登楼俯瞰,“高天滚滚寒流激,大地微微暖气吹”。厚厚、松松、软软的积雪就像一张巨大的棉被覆盖在大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白色茫茫。远处的大树下,一群小孩正相互追赶,疯狂的打着雪仗。喜鹊喳喳叫,像是在为他们加油,也像是在作裁判,坐山观“虎”斗,真是特别喜悦。我深受感染,大步出门,蹲下细瞧,厚雪分两层,上层松软,空洞密集,下层透明,形似冰晶。脚踏雪堆,可以听到吱吱的声音,这是积雪发出的一种哀求声?还是被迫收缩的应答声?我不知道,但春雪有忍性,有灵性,应该可以肯定。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变化视角,那些大大小小的雪花雪珠也会自动跟随你变换角度和脸面,好像广角摄像机在旋转,带着张望迎人的神色,朝你挤眉弄眼,甚至点头哈腰。我忍不住用手抓起一把积雪,亲亲脸,好爽;用劲吸气,清凉透肺;使劲捏捏,冰水从指缝流出,手虽僵硬,但心却热乎。

太阳升到了头顶,白雪密封的大地开始出现破绽和裂口,一些泥土裸露了,有些小草也冒出头来,但积雪还在奋力抗争,渴望坚守自身的尊严和完美。傍晚时分,夕阳依山,银色的“雪毯”被彻底撕碎,一块块,一片片,零零星星,各自成堆,完全没有了早晨的气势和辉煌,只有少许羞涩和不安。看来,这场大雪的恢宏就要消退了,但她走得轻盈、飘逸、简朴和廉洁,没有响动和仪式,没有告别和遗憾。

深夜,我漫步林间,月光淡雅,惊鸟扑动,新枝摇曳,大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本色,可我还沉浸在这场春雪的遐想和幽思之中。

(作者李后强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明清石/文

奖励一个人,有时需要精神鼓励,有时需要物质鼓励,但没有一种鼓励,比得上这次刘翔所获得的终身免费医疗。这样的鼓励,让太多人羡慕。

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上海市体育局与华山医院签署医疗保障协议,华山医院正式成为上海市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奥运冠军的医疗保障定点医院。据悉,这是一份终身制的免费医保。享受这项政策的上海运动员,包括刘翔、陶璐娜在内共23人。

同时,上海市体育局决定给4名在国家队带出上海籍奥运冠军的沪籍教练员享受同等政策,他们是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徐莉佳的教练刘小马、刘子歌的教练金炜和邹市明的教练张传良。

此新闻一出,便引起了大家热议。新华微评写道:华山医院为公立医院,享有财政性补贴。请问上海市医疗主管部门,冠军们的医疗费是不是由财政买单?由纳税人为根本不缺钱的冠军们买医疗单,合适吗?

也有网友认为,体育冠军不是不可以奖励,但是不宜用特权作为奖品。这么做刺激公众心理,伤害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也有违体育精神。

或许是因为现在看病非常贵,所以,这样一个政策,会让所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礼物。

其实,本身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什么大政策,你看现在的官员看病,有谁花自己的钱,就相当于终身免费看病。

只不过,上海的这次做法,被新闻直接了当的报道了出来,加上这些被奖励人都是些体育的明星,一时间就成了一个话题。

但凡曾经拼搏过的人,得到终身免费看病,这是解除后顾之忧的最好办法。人的终极问题,可能就是面对自己的健康。而一旦有这样的免费看病保障,给予的却是一种生活的自由。

如果说,刘翔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精神财富,如今,给他这样一个特别的奖励,也算是一种回报。

说到底,这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那就是,那些还在为国家获得过荣誉的人,应该被这个社会尊重并呵护。我们需要守住这样的淳朴认真的精神使者。

这不是什么特权,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在我们的身边,寻找这些做出特别贡献的人,他们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说,这是一份特权的话,这份特权的意义在于,他们为这个社会给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生榜样。

应该有更多行业来效仿体育部门这样的做法,给那些在其行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只不过,体育这个行业,是靠实力说话,而其他的行业,可能作假的可能性较大,无法进行公正的评选。

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应该有这样的心胸和态度,给予我们这些我们身边的榜样一定的犒赏。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值得不值得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

用免费医疗奖励刘翔值得效仿

